

至暗时刻,他撑起中国近代海军

八十余年前,民国海军部部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在江阴布下防线,率舰迎敌,于至暗时刻,撑起了中国近代海军。

1928年,陈绍宽就任民国南京政府海军署署长后,历任海军部部长、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至海军一级上将。其间,他多次呈文,提出海军强国计划,还在江阴战役之后,提议建立由20艘航母组成的航母群,每艘造价18亿元。他是中国提出海军应建造航空母舰的第一人。

这想法不是凭空而来的。1917年,陈绍宽以驻英武官身份参加一战的格罗林战役,亲眼见证了英国人用大型

舰艇改装成的水上飞机母舰,对德国空军基地的袭击威力,内心触动非常之大。1928年,被任命为海军署署长后,即发表演说《世界上有不要海军的国家么?》,表示“土地的完全应包括领海……国家要是没有海军,简直不能立国”。

由于常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民国时期的海军建设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多次拟订的购舰计划,也因为经费不足无力实施。1934年,陈绍宽把龙潭战役得的“中流砥柱”勋章奖金分了一半,拿2.5万元捐给家乡建小学,村里人希望将学校建得大些,又找他要,陈绍宽却说:“我的钱,得留着造军舰。”

一个落后的港口城市。

温又开始酗酒。沃莉丝终于忍无可忍,作出在那个时代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离开温,前往上海,她觉得自己在那里或许可以离婚。

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不仅因为当时离婚被视为耻辱,还因为在1924年年底,中国处于混乱的状态。但在上海,沃莉丝发现了一个令她兴奋不已的现代城市。她喜欢喝鸡尾酒、买衣服和赛马。但是她并没有逗留太久。相反,她去了北京。上海是受西方影响的热闹大都市,北京则是一座古城,有安静的胡同、寺庙和高高的城墙。她立刻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并在那里待了近8个月。

在北京,沃莉丝学会了欣赏中国美学。旗袍风格的裙子、盘髻发型和玉石首饰成为她一生风格的标志,这些都是在北京的发现。1925年,这座城市居住着大约1000名外国人,他们生活在受保护的特权环境中。

1925年夏末动身返回美国时,沃莉丝不再是个害羞的姑娘,也不再是个乏味的“海军妻子”,而是一个独立生活的女性,逃离了虐待她的丈夫,发现了令她喜欢的城市以及给了她时尚感和社交轻松感的国际化圈子。

她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她的生活有了新转折。她不仅熬过这段混乱经历,而且在中国茁壮成长,成为一名自信、独立和意志坚强的女性。(摘自《参考消息》8.13)

1928年到1937年,陈绍宽先后主持购造了17艘新舰,并改造了11艘旧舰,海军军舰的总吨位从不足3万吨增加到4.4万吨。从第一次西征时截留的50万银元关税款,到后来任海军部长,拿出自己每月2万元的特别费,他把公家的、私人的、预算剩下的钱挤了又挤,全部用于制造新舰。

陈绍宽还在江南造船所增建了第三号船坞,可供2万吨轮船进坞修理,这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船坞;另在马尾造船所扩修二号船坞,不但可供我国军舰、商轮修理之用,且曾先后连续接受几艘外国大型轮船进坞修理。

1937年的江阴战役,是中国海军的“至暗时刻”,也成为陈绍宽率领海军的“正名之战”。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进攻南京,他组织海军将士以决死之姿,在江阴筑起钢铁防线:“海圻”“海琛”“通济”等12艘舰艇,以及向轮船招商局等



航运商征用的23艘商船和8艘趸船,共计6万余吨舰船自沉江底,再调用185艘民船装运石子倾倒入江底填补空隙,配合布雷、岸炮、战舰,共同编织抵御敌舰的防线。

当时的敌我力量是非常悬殊的,中国海军全部军舰加在一起的排水量,还不如日本一艘军舰大。最终,第一、二舰队几乎主力尽歿,却成功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为此,国民政府嘉奖:“此次不惜牺牲一切,为国奋斗……此种破釜沉舟之决心,殊为可贵。”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9月9日,陈绍宽以中国海军代表身份,在南京出席中国战区对日受降仪式。

(摘自《海峡都市报》吴雪薇、丁岚/文)

1985年,荣毅仁成为“地下党”

1993年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对外仍宣布他为党外人士。直到2005年10月,荣毅仁因病去世,在讣告中宣布他为“共产主义战士”。一个红色资本家怎么会被冠以通常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才有的评价?后来才知道,荣毅仁已经有20年党龄了。

荣毅仁是1985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民族资本家固然可以是红色的,但能成为党员,还是一个特例。在1985年之前,荣毅仁就向中信公司党组书记熊向晖提出了入党要求。

但荣毅仁是著名的党外人士,国内外影响巨大,作为公司党组,对荣毅仁的入党无权作出定论,这必须由中央来考虑、定夺。熊向晖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作了汇报,杨静仁汇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习仲勋又汇报给邓小平。邓小平想了想说:

“荣毅仁既然积极要求入党,这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我们应当欢迎。可是,他作为党外人士的身份,更适宜在国际上活动。这件事怎么办呢?”

“是啊,如果不批准他的要求,对他不太公平;批准了,不利于他像以前那样以特殊身份来开展工作。”习仲勋说。

“有个办法,同意他人党,但不公开宣布,连家人都不能说。就是说,要严格保密。对外,他还是以非党人士身份出现,你看怎么样?”邓小平灵机一动说。

“那么,入党程序就不能从基层办了。因为党支部、党组一讨论、一举手,人多嘴杂,难免泄露出去。”

“程序还是要走的。请熊向晖在他的志愿书上签个意见,你习仲勋当他的入党介绍人,由统战部报中央一下,特事特办嘛。”邓小平说。

荣毅仁就这样入了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他表示祝贺,说:“党需要你暂时不能亮相,对外只能还是党外人士,你要想得通啊!”

“那我不是成了地下党了吗?”荣毅仁笑着说。

“共产党就是地下党,秘密党出身嘛,周恩来、我、习仲勋,包括毛主席,都是地下党出身的嘛。”邓小平笑着说,“这是为了有利于工作,为了国家和党的利益,你就委屈一下,行不行?”

“我是党员了,我懂得党的组织纪律,我无条件服从党的决定。”荣毅仁说。(摘自《红色资本家——荣毅仁》高仲泰/著 中西书局出版)



把秋天咬在嘴里

唐志强

秋深了,北方的山野褪去了夏日的葱茏,换上了一袭斑驳的彩衣。这个时候,若得闲漫步于山间小径,便能与那些隐匿在灌木丛中的小果子不期而遇。

我最是偏爱那些野生的小果,尤以野酸枣和野枣儿为甚。

野酸枣树多是矮小的灌木,枝杈横生,上面布满了尖锐的刺。秋风起时,叶片渐黄,那一颗颗圆溜溜的酸枣便从枝叶间探出头来,先是青的,继而泛白,最后染上一抹羞赧的红晕,像是山野姑娘颊上的胭脂。摘一颗放入口中,酸味率先攻城略地,激得人不由得眯起眼来,继而一丝清甜慢慢从

近日,深圳龙岗一家沙县小吃店的13元退款,成了全网热议的暖心话题。两位刚毕业来深圳求职的女生,到该小吃店吃饭,结账离开后手机收到13元的退款信息,备注栏中还写着“加油,免单!”。原来,小吃店老板听到了她们的谈话,觉得初来乍到打拼不容易,便悄悄退还了餐费。

虽然所免之单只有区区13元,但精神鼓励无价,这家小吃店无意中播下的是一颗善意的种子。小吃店老板作为扎根当地的市民,通过“退款备注”给初来闯荡的两位女生送去些许帮助,希望她们能尽快融入这座城市,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无疑让人心生温暖和感动。来到陌生的城市,在未找到工作前难免心里没有底气,如果这时有人微笑着对自己喊一声“加油”,不仅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还会给自己增添在异地生活打拼的勇气。

希望这颗善意的种子,能“开出”更多温暖的故事,让更多人有幸遇到陌生人的善意。(摘自《羊城晚报》)

于是一年的大年夜吃的饺子,姥姥只能以自家地里产的土豆和白菜为馅,没有肉。我默默地吃了第一个饺子。姥姥问:“香不香?”我拼命点头,当然香。用手比画给她看,我这个饺子里全是肉馅,我很爱吃。姥姥默默地对我笑,笑着笑着,落了泪。

她讲:“你一个小孩子,不要这么懂事。”我跑过去,踮着脚,帮她擦眼泪。去年冬天的早上,我经常去

舌根泛起,回味无穷。

至于野枣儿,则又是另一番风味了。它们往往生长在更高的山岭上,树形较酸枣更为高大,果实也更为小巧玲珑。熟透的软枣呈深褐色,表皮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像是为它们披上了一层轻纱。摘下一颗,指腹轻轻一捏,便能感觉到内里的柔软,故名“软枣”。放入口中,甚至无需咀嚼,只需舌尖轻轻一抵,那细腻的肉肉便化开了,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方能领略其中的妙处。

当然,秋天的滋味远不止于此。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毛茸茸的猕猴桃藏在宽大的叶片下;金灿灿的柿子熟透了……这些都是秋天

看见与想到

公园里,看见一棵树,竟是横着长过,去的,树身呈大波浪状,起伏伏,给人一种行云流水的酣畅,像极了一笔而就的写意画。

语文教师的职业病吧,立马就想到了对树的描述,想到了比喻,想到了现场教学,身边恰好有9岁的小外甥。

“张尤又,看那树,可爱不?是不是可以说一句比喻?”不管他说像龙还是像蛇,都是比喻,应该

不难完成的。“不可爱!”小外甥摇着头,直接说了自己的看法,“也不好看,长得太辛苦了!要是人,那样倾斜着身子,不得难受死了?”

小外甥的话让我心生羞愧:看到树的形状,我只是想到了帮他巩固一下修辞,而孩子,却想到了树的具体感受,为树长成那样而心疼。

功利的大人,对孩子的干净与纯粹,实在汗颜。

(摘自《新周报》)

一件小事

宇萍

一家餐厅吃酱香包子。有次不是很饿,剩下最后一口,结账的时候,已经站起身的我,还是伸手拿起那最后一块包子,吃掉。

馒头或包子,是很美味的食物,我在幼年却吃得少。我唯一一次吃白面馒头,是在姥姥因为身体不好,要将我送给条件更好的人家收养时(“姥姥”是一位十分善良的女性,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从福利院收养了作者)。

从家里出发,到县城已是晌午。她将我带到一家馆子里。姥姥点了炒菜,要了一个馒头,白白胖胖的,卧在瓷盘子里。她没舍得吃,给了我。

贺知章其人,诗名满天下,性情也真率,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道尽多少宦游人之心绪。然而诗写得再好,官却未必做得明白。他处理“挽郎事件”的方式,令人读罢不禁莞尔,又掩卷长叹。

唐代士风浮华,贵族子弟尤好虚名。皇室有丧,挽郎一职竟成抢手差事——殡葬队列中扶柩唱挽的工作,虽是场面事,却因能近天颜、露脸面,成了官场进阶的终南捷径。岐王逝世,一群士族子弟争当挽郎不得,便围堵礼部。

彼时贺知章任礼部侍郎,负责选拔挽郎,情急之下,竟爬上墙头,高声劝慰:“诸君勿躁!宁王也病重,将来还有机会!”此言一出,闹事者果然暂退,等着下一场丧事再谋出身。

贺知章此举,妙极,也拙极。妙在他深谙众人心理,以虚望止实祸;拙在他全然不顾官场言语分寸,竟拿亲王健康作筹码,可谓口无遮拦。更讽刺的是,宁王后来病体康复,贺知章的“预言”落空,他本人反倒因“出言不逊”遭贬,徒留一场官场笑谈。

贺知章墙头一喊,虽解当下之围,却埋日后祸根。真正的宦海高手,断不会以如此儿戏之言应对严重事态。

贺知章终究是诗人气质大于官场能耐。他晚年归隐镜湖,恐怕也是终于明白:自己的真性情,终究与官场格格不入。

这般人物,留得千古诗名,留得“饮中八仙”的调侃形象,却也在史书中留下一个爬墙喊话的可

笑背影,可爱,可叹,终究成不了成功的官场人。

(摘自《今晚报》)

饭后,她嘱咐我站在店门外的一棵高树下等她,她去抓药。虽久等她不来,但那户欲收养我的人家也没过来领我。到次日天亮时,我循着原路走了四十余公里路,天黑透了才摸回“家”。

口袋里还揣着半块姥姥给我买的馒头,我满心欢喜地递给她吃——她白日里没有舍得吃一口。

她一把将我抱在怀里。我问她:“你是不是在街上迷路了,我不见我?”她不说一句话,将我抱得更紧了。

但那个白面馒头真的好吃,那里面大概有我永不能忘记分别滋味吧。

(摘自《我有个

爬墙喊话

张希

春寸草